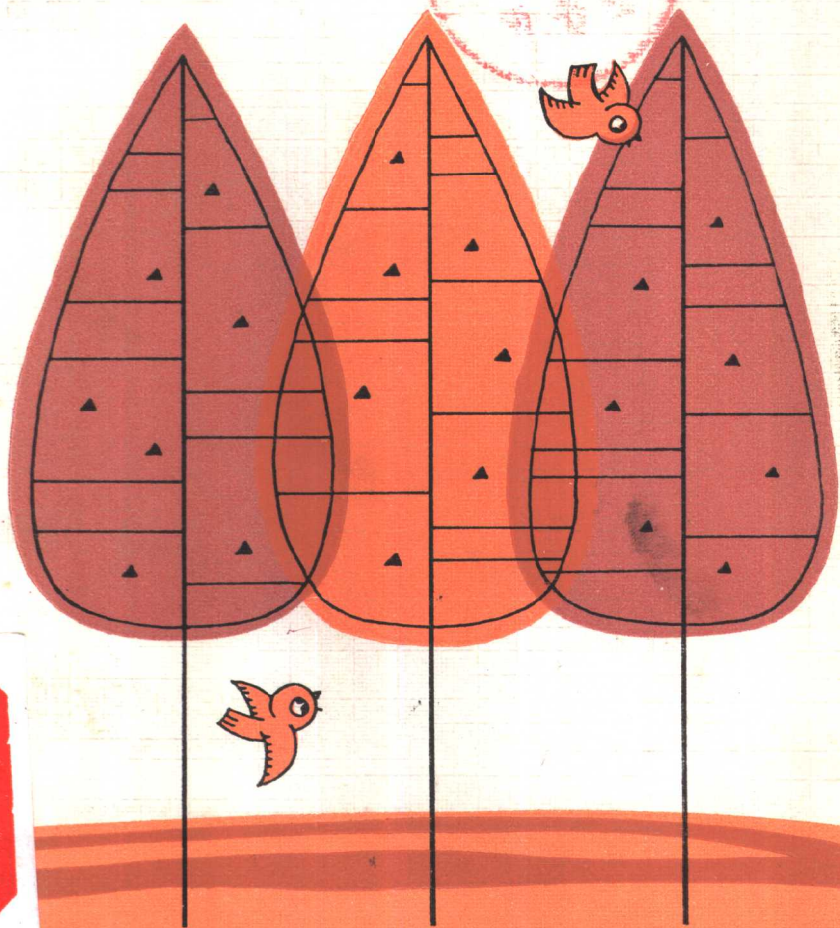


# 熙高短篇小说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# 熙高短篇小说选



\*200614102\*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沈阳

熙高短篇小说选

周熙高 著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字数：230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1 1/2 插页：3

1983年7月第1版

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400

---

责任编辑：友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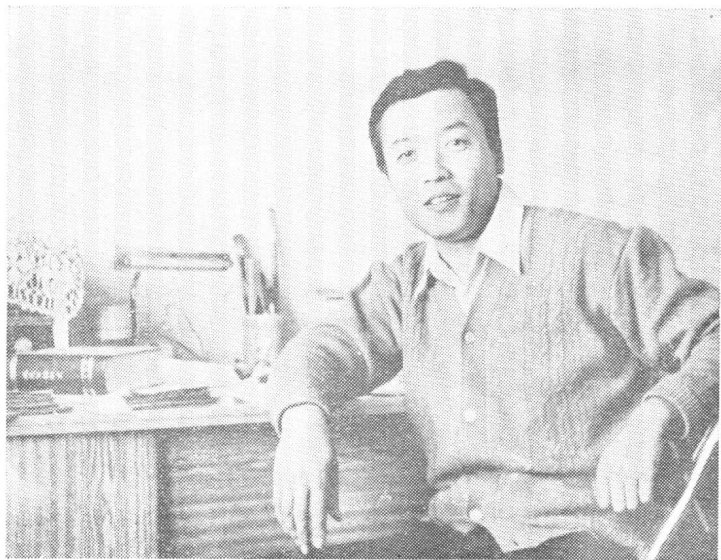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校对：张颖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---

统一书号：10158·709

定价：0.83元



高 熙

## 作者小传

---

熙高，本名周熙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辽宁分会理事，笔名春台、芝茗等。一九三八年出生。原籍河北省沧州地区东光县。一九五三年跟随远房叔叔到东北，同年夏天考入本溪一中。一九五八年因家庭困难中断了在师范学校的学习，并参加工作。先后当过教师、教研员、机关干部、展览馆编辑。一九六五年函授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。一九七二年调市文化局，后转入市文联。

一九五八年开始在《文学青年》上发表文学作品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发表了几十篇短篇小说和一篇中篇小说，成为我省有一定影响的作者。其中《上访者》、《不准收场的玩笑》和《我们车间有张床》，分别获得《鸭绿江》、《广州文艺》和《芒种》文学奖。本书所收的作品是从他发表的几十篇短篇小说中精选出来的。

---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古城无处不飞絮·····    | 1   |
| 一矿之长·····       | 23  |
| 上访者·····        | 51  |
| 矿大嫂·····        | 65  |
| 王局长，你在哪里？·····  | 73  |
| 疯姑娘·····        | 80  |
| 钓鱼纪要·····       | 118 |
| 第一次·····        | 132 |
| 山花开放的时节·····    | 146 |
| 白纱巾·····        | 167 |
| 不准收场的正经玩笑·····  | 189 |
| 纽带·····         | 206 |
| “陈老蹲”和他的对象····· | 214 |
| 同是操心人·····      | 225 |
| 七彩飞霞·····       | 232 |
| 饭桌上·····        | 250 |
| 我们车间有张床·····    | 256 |
| 师傅爸爸和师傅女儿·····  | 286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杏花·····      | 291 |
| 距离·····      | 295 |
| 招魂曲·····     | 306 |
| 假如生活能倒流····· | 324 |

## 古城无处不飞絮

城郊。

傍晚。

我摘下眼镜擦了擦泪水，走出火葬场的大门。乍暖还寒的春风迎面扑来，挟带着朵朵柳絮。柳絮落到身上，打在脸上，我才注意到，漫山遍野都有柳絮飘飞，一片片，一团团，象雪花，象鹅毛，忽忽悠悠，随风而去。

远去了，远去了，她顺着烟囱扶摇直上，永远不复返了！灵魂呢？她的灵魂是安居在那紫檀色的骨灰盒里，还是象柳絮这样随风飘忽？我把她那新洗的一寸照片镶在骨灰盒正中，她在暗处能看到我吗？酸楚吗？掉泪吗？

啊，会的，会的。记得我第一次去找她的时候，走到她家那小平房门口，只听她跟她妈妈正在院中吵架：

“妈，你别叨叨起来没完了！”

“你要是让我省心，我愿意叨叨？”

“我怎么不让你省心了？”

“你自个儿明白！咱对他不知根不知底儿……”

“管他什么根什么底儿，我就是看着他这个人好！”

可是，当她到我独居的小屋里，想捅破最后一层“纸”

的时候，又是那么妩媚、那么羞怯了。她手捏辫梢，象玩毽子，拨了一圈又一圈儿，直到把扎得牢牢的辫梢绳儿弄脱落才鼓足勇气：

“小赵，我……我有句话，不知该说不该说？”

“你讲吧，我听着呢！”

“不会叫我难堪吧？”

“大胆说吧，恐怕正是我要跟你说的话呢！”……

那以后，世间一切美妙向我俩涌来。可是，癌，万恶的癌！五大洲的医生啊，科学如此猛进，你们为什么却如此无能？在小小肿瘤细胞面前，你们的才思哪里去了？你们的灵感怎么就不能象眼前这条大道一样坦坦而来？

眼前，一条柏油马路从乡间坦坦而来，直通市内。公共汽车半小时一趟。我恍恍惚惚地走到站点。

郊区的站点很简单，唯一的标志是在路旁的电杆子上钉一块牌子。牌子下面聚了十几个人，多是郊区厂矿的工人。有的直盯盯地望着来车的方向，有的焦急地来回走动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天快黑了，谁不盼望快一点回家呢？

啊，家！我也是回家，回那个失去了妻子的家，回那个只剩下女儿梅梅的家！梅梅这阵儿大概从幼儿园回家了，当然还是她送的。对，她！又一个她，不是妻子，但在尽妻子的义务；不是姐妹，但她具有姐妹的情怀。她……

她是怎么闯入我的生活的呢？哦，那是妻子不得不去住院的第二天早晨，我领着梅梅上幼儿园。到了门口，梅

梅突然变了卦，说啥也不往里进，抱住我腿死死不放。孩子从小没离开过妈妈，冷丁上幼儿园确够难为的啊；可是不去又怎么办呢？刊物正在下稿期，又要到医院照看病人，白天怎能顾得上孩子呢？况且，为联系这所上下班顺路的幼儿园费了多大周折啊！要不是胖园长跟我们文联秘书长有交情，能进得去吗？我焦急万分，哀求似地哄孩子：“梅梅，听话，爸爸下班早早来接你！”可是，梅梅故意撒娇：“不嘛，不嘛，我也去跟妈妈住医院！”我烦躁了：“走，走，看我不打你！”梅梅松开我的大腿，躺到地上打起滚来：“妈妈……妈妈……”我急得简直也要哭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幼儿园里走出一个穿白大衣的姑娘，急速跑了几步，把梅梅抱起来，从大衣兜里掏出一张看图识字卡片，边拍着孩子身上的土边说：“看，看，这是什么？”梅梅止了哭。姑娘指着卡片上图画说：“这上是个好孩子，她愿意上幼儿园，不闹爸爸。”小小一幅图画成了榜样，梅梅不好意思了。姑娘马上从另一个兜里掏出小娃娃、小鸭子、小算盘和红汽球，并把汽球吹大，一放气“吱”地响了一声。梅梅感兴趣了，姑娘趁势说：“来，来，阿姨领你进屋去玩，那儿有好多好多的小玩艺儿呢。看这孩子多听话，还会跟爸爸再见！”也怪，梅梅冲我摆摆手，乖乖地贴到她身上了。这时候，姑娘才抬起头来对我说：“赵老师，你放心吧！”

我愕然。她怎么会认识我？我这才认真看了看她。她，一身标准的姑娘曲线，秀逸俊俏的面颊，美丽动人的眼睛，大方端庄的情态，只是两条黝黑的辫子已不时兴

了。她是谁？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？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姓秦，叫秦娟。”

姓秦，叫秦娟……想不起来，还是想不起来！我过去教过的学生中没有这个名字，现在接触的业余作者中也没有这个名字。

“对不起，我记性不好，你……？”

“你不可能认识我。”

“那么你是怎么认识我的？”

“我也不认识你。”

这姑娘见面就管我叫“赵老师”，却说不认识我！怎么回事？

“不！咯咯，本来我不认识你，因为有人很崇敬你，所以我也……”

大概她自己也觉得这样推理不太合乎逻辑，脸一红不解释了。可是，就此停话更不合乎逻辑，她扭了话茬：

“我给你送过稿子。”

噢？她送过稿子？突然，我脑海里出现了去年那件事情——我在文化厅讲完“从生活到创作”以后，几百名文学爱好者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离去。当我走出来的时候，有七八个男女青年围拢来，每人交给我一篇小说。事后我一一看过，发现有一篇《假如生活是支歌》特别突出，写的是幼儿园的一个阿姨，我禁不住被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横溢的才华惊服。我们的刊物在显著版面予以发表，但是作者的名字已经忘了，好象不是叫秦娟。

“你也是个文学爱好者？”

“只有一点兴趣。”

“你是《假如生活是支歌》的作者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说实话？”

“绝对不是！”

“那你给我送过什么稿子？”

秦娟有点惊慌失措，脸上飞上红晕。

“爸爸，你不走了？”

梅梅有点“回心转意”，轮到我惊慌失措了。

秦娟忙说：“你快走吧，听说孩子妈妈病重，你只管去照顾好了，甬牵挂孩子！”

她说完领着梅梅向屋里走去……

“你到底上不上？”

乘务员的一声叫喊把我吓了一跳。原来，人家都已上车，只剩我在车下发愣了。我赶紧上车，没等找到座位就起动了，一个趔趄，恰好把我跌到空座上。

汽车悠悠前行，越来越快。路旁的电杆和柳树一根根向后倒去。但乘客们的脸上却流露着不满情绪。我前面的一位女工同旅伴不断发牢骚：“这么慢！今天接孩子又晚了！”

是的，接孩子晚了。那天，下了班我去医院，妻子说嘴里发苦，我想给她买点橘子尝尝，可是跑了六个商店也没买到，最后求爷爷告奶奶总算弄到一个橘子罐头，直忙活到七点半才想起没接孩子。我喝喝哧哧地跑到幼儿园，人

家已经关上了大门。打更的老头告诉我，秦阿姨陪着孩子等到六点半，实在不见大人来接，就领着孩子走了。真糟！连累人家不得安生！我急出了一头汗。那么，上哪儿去找她？领回她自己家了？幸而老头知道她家地址。到她家去必须越过我家之后再走两条街，唉，还是先回自己家看看，把带回来的校样和小说稿放下之后再去找她家吧！于是，我向自己家走去。

楼道无灯恐怕也算我们这座古城的特点吧，我居住的楼洞里漆黑一团。我摸黑上到二楼半，突然把脚步收住了。从三楼我家门口的黑暗中，传来秦阿姨娓娓动听的声音：“在老早老早以前呐，有一个放牛的小孩儿，他的名字叫马良……”啊，秦娟正给梅梅讲故事！我快步登上最后一节楼梯，借着楼道水泥窗棂透进来的一丝微光，看到她搂着梅梅，依在锁着的门上，蹲在冰凉的水泥地上。梅梅这么长时间不闹，确实得几个好故事哩！

我觉得鼻子有点发酸，一股感激之情涌上心头，概子似地站到楼梯口。

“爸爸！”梅梅扑到我怀里。

秦娟也站起来。我看不清她的面孔，只看出她苗条的轮廓和白煞煞的脸。我正要说句感谢的话，她却先开口了：“赵老师，要是信得着我，把钥匙给我一把好不好？”

那怎么行！我忙说：“这就够连累你了，实在对不起，以后我一定按时接孩子！”

不知是有所责怪还是怎么的，她只说了句“快进屋扎炉子吧”，就走下楼梯。当我想起天已大黑，应该送送人

家的时候，才喊一声——

“还有下车的没有？”

哦，汽车已经停在市区的站点上。正是下班时间，马路上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。柳絮好象比郊区还要多，在天空、在路旁、在人们头顶，跟灰尘一道飞飞扬扬。开车了。速度比郊区明显地慢下来。车窗经过一个一个工厂大门，门两旁大都耸立着光荣榜，也有的耸立着黑板报。

啊，幼儿园门口也有一块黑板报。那是第二天我按时接孩子的时候，只见黑板报前围着一堆人。我上前一瞅，呃，上面登出了我写的表扬信，是早晨送孩子的时候交给胖园长的。表扬信旁边，还登着一篇综合稿，介绍秦娟的其他事迹——每天早晨提前一个钟头到园，把各班活动室清扫干净；自己利用废物制作了三十四件教具和玩具；有个小朋友没有母亲，秦娟掏钱买布为孩子做一身新衣服；有个小朋友得了病，秦娟背到医院，并替工作离不开的父母护理一天一宿。

我看着看着，心里掀起更加敬佩的涟漪。忽然，我身后响起软绵绵的、和蔼可亲的声音：“哟，老赵，来接孩子啦？”我回头一看，是胖园长。她有五十来岁，胖得令人害怕，担心她一笑或一哭使肉皮儿裂开流出白肉来。不等我答话，她果然笑了，肉皮没裂开，眼睛却剩了一条缝：

“嘻嘻，老赵，谢谢你！你们笔杆子真会做事，帮我们树了个典型。今天教育局长来，对我们好顿鼓励咧！”

“这怎么能谢我呢？是你领导得好嘛！”我这话半真半假。

“瞧你说的！”她摇摇胖手，“还是人家秦娟品质高尚，学雷锋学得好，领导上不过做了点倡导工作罢了！”

“她差远了！你们多余抬举她，这丫头使起性子来，倔着呢！”

接话的是胖园长身后一个瘦老太太。她脚不太大，绑着裤腿，乍眼一瞅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测量用的三角架。她为什么接这话？是小秦得罪过这位孩子奶奶？

“哦，老赵，”胖园长介绍说，“这是秦娟的妈妈，我们园的炊事员。听说女儿上了黑板报，出来看看！”

我说：“啊，大婶，谢谢你有这么个好闺女！”

瘦老太太抿着衣袖往胸前一搭，假装生气地绷上了脸：“说什么外道话！那是她份上的事嘛，今后有什么困难事，只管吩咐她帮你做！”

笛笛——笛笛——

汽车叫着，警告在马路上提着录音机横晃的嬉皮士们躲路。而那扫着马路的宽裤角一点也不加快速度，反而故意停一停，一阵嘻嘻哈哈。司机骂道：“这一茬人，完蛋！”

不！我不同意这话。秦娟不也是这一茬人里面的吗？她……啊，那是看黑板报以后的第二天，我正要去下班去接孩子，印刷厂突然来了电话，说已经开始付印的刊物上发现一处重大错误没校出来。我一听，什么都忘了，立即赶往五里路外的印刷厂。但当我想出补救措施，又带着满头大汗跑到幼儿园的时候，人家又关上了大门。唉，我食言了！这阵儿，恐怕秦娟又蹲在漆黑的楼道里搂着梅梅讲故

事哩。太对不住人家了！

我匆匆往家走，当登上二楼半的时候，自然放慢了脚步，怕冲断那迷人的故事和潺潺如流的声音。然而，我轻轻迈一步，听不到声音，又轻轻迈一步，还是听不到声音。我诧异了，急步走上三楼，不禁愕然：楼道里黑洞洞、空荡荡，而我家里却四门大开，灯火通明！

怪事！我悄悄地进入走廊，只见梅梅在居室里摆着积木，连头也不抬。我到厨房门口一看，热气腾腾，炉火正旺，炉台上的铝锅里已经做好白白的大米饭，炉口上放着炒菜的大勺，旁边的菜板上放着切好的白菜片、葱花和姜丝。但是不见做菜人。“梅梅，你爸爸把油瓶放到哪儿了？”蒸汽中响起姑娘的声音。我顺声扭头朝碗柜一瞅，打入眼睛的先是白衬衣上两条黝黑的辫子，然后才看清是秦娟背着身弯着腰在寻找着什么。“不知道——”梅梅在屋里回答，声音带着奶气。

我心头滚过一排热浪。这情景，多么象我爱人没病的时候啊！每次下班回来，我先进屋亲梅梅一口，然后就到厨房来。她做饭炒菜，我给她搭手——剥葱皮、掐菜叶、递酱油瓶子、砸蒜泥。她滔滔不绝地把一天的所见所闻、欢乐苦恼跟我叨咕一遍，我从中分领欣喜和忧愁。这是我们夫妻生活最甜蜜的时刻。可是今天，她象她，不是她！我说什么呢？呃，我什么也不能说，她还没有看到我，一说话她会吓一跳的。

“咳咳！”我小声地假装咳嗽一声。

她猛一转身，回过头来。出现在朦胧蒸气中的，是一

身标准的姑娘曲线，秀逸俊俏的面颊，美丽动人的眼睛，大方端庄的情态，还有莞尔一笑。我忘记是在自家厨房，似乎感到是在银幕之前。

“赵老师，回来了！”

我哑然，一时找不到话说。回答“回来了”，淡如白水，不合人情；说“谢谢你”，词俗意浅，不足表达谢忱；讲“对不起”，词不达意，有损纯洁心灵，愣了半天，我竟说了这么句话：“哦，油瓶子？在这儿！”

我快步迈到食品橱跟前，打开锁。在我往兜里放钥匙的工夫，她看炉口上的大勺发了红，快步过来，打开橱门。我伸手去拿油瓶子，她也伸手去拿，两只手同时伸进橱里。一见俩人想到一块了，我忙缩回手；不料，大概出于同样考虑，她也缩了回去。我见她不取了，又伸手去拿；也许思路相同，她也伸出了手。终于，我们俩的手同时触到油瓶子上，她的手心压住了我两个手指头。当然，这是一刹那的事儿，也许不到十分之一秒，我立刻抽手。然而，那炉火的颜色马上染到她脸上，羞涩地低一下头，急忙转身往勺里去倒油。我感到十分疚愧，抱歉又显得多余，赶快离开了厨房。

进到居室，梅梅一下子抱住了我的腿。我摸着她的头问：“你跟阿姨怎么进到家里来的？”梅梅调皮地歪头：

“你猜？”我摇摇头：“猜不着。”梅梅自豪地说：“阿姨夸我能办细（事）。昨下晌儿她告诉我把妈妈的钥匙挂在脖子上，不让你看到，今天就用上了！”

原来如此！